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四回 剿土匪魚龍曼衍 開保案雞犬飛升

卻說蘭仙既死之後，次早官媒推門進去一看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立刻張皇起來。老板奶奶見媳婦已死，搶地呼天，哭個不了，官媒到此卻也奈何他不得。又因他年紀已老，料想不會逃走，也就不把他拴在床腿上了。奉官看守的女犯，一旦自盡，何敢隱瞞，只好拚著不要命，立時稟報縣太爺知曉。莊大老爺一聽人命關天，雖然有點驚慌，幸虧他是老州縣出身，心上有的是主意，便立時升堂，把死者的婆婆帶了上來，問過幾句。老婆子只是哭求伸冤，老爺不理他，特地把捕快叫了上去，問他：「蘭仙做賊，是誰證見？」捕快回稱：「是他婆婆的證見。」老爺喝道：「他同他婆婆還有不是一氣的？怎麼說他是證見呢？」捕快回道：「文大老爺的洋錢，塊塊上頭都有鼎記圖章；小的在這死的蘭仙床上搜到了一封，一看圖章正對，他媽也不知這洋錢是那裡的，還打著問他。大老爺不相信，問這船上的老婆子可是不是。」老爺便問老板奶奶道：「你媳婦這洋錢是那裡的？」老婆子回：「不知。」老爺道：「我亦曉得你不知情，倘若知情，豈不是你也同他統通一氣，都做了賊嗎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我的青天大老爺！我實情不知道！」老爺道：「捕快搜的時候，你看見沒有，還是在死的蘭仙床上搜著的呢？還是在你同你別的女兒床上搜著的呢？」老婆子一聽這話，恐怕又拖累到自己連著玉仙，連忙哭訴道：「實實在在是蘭仙偷的，是在他床上翻著的。」老爺道：「可是你親眼所見？」婆子道：「是我親眼所見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你死的媳婦不好。我老爺比鏡子還亮，你放心罷，我決不連累你的。」老婆子道：「真真青天大老爺！」老爺這裡又把官媒婆傳了上去，把驚堂木一拍，罵了聲：

「好個混帳王八蛋！我老爺把重要賊犯交你看管，你膽敢將他凌虐至死！到我這裡，諒你也無可抵賴。我今天將你活活打死，好替蘭仙償命！」說罷，便吩咐差役將他衣服剝去，拿藤條來，替我著實的抽。兩邊衙役答應一聲，立刻走過七八個似狼如虎的人，伸手將媒婆衣服剝去，只剩得一件布衫，跪在地下，瑟瑟抖個不了。老爺又喊一聲「打」，便有一個人提著頭髮，兩個人一邊一個，架著他的兩隻膀子，一個拎著一根指頭粗的藤條，一五一□，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。五□一換班，打的媒婆「啊呀皇天」的亂叫，不住的喊「大老爺開恩」。老爺也不理他，看看一口氣打了整整五百下，方才住手。老爺又問船上老婆子道：「你的媳婦可是官媒婆弄死的不是？如果是他弄死的，我今天立刻就弄死他，好替你媳婦償命。」老婆子跪在一旁，看見老爺打人，早已嚇昏的了，雖有吩咐下來，他卻一句不曾聽見，只是在地下發楞。老爺又指著船上老婆子同官媒說：「你的死活在他嘴裡，他要你活就活，他叫你死就死。我老爺只能公斷。」官媒一聽這話，便哭著求老婆子道：「老奶奶！頭上有天！你媳婦可是自己尋的死，並不與我甚麼相干。現在老爺打死我，這要你老人家說一句良心話，你媳婦是我弄死的不是？果若是我弄死的，我死而無怨。我的老奶奶！我的命現在吊在你嘴裡，你要冤枉死我，我做了鬼也不同你干休！」

老婆子心上本來是恨官媒婆的，今見老爺已經打了他一頓，「倘若我再說了些甚麼，老爺一定要將他打死，這條人命豈不是我害的。別的不怕，倘若冤魂不散，與我纏繞起來，那可不是玩的！現在這一頓打已經夠他受用的了，況且蘭仙又實實在在不是他弄死的，我又何必一定要他的命呢？」想罷，便回老爺道：「大老爺，我們蘭仙是自己死的，不與他相干，求老爺饒了他罷！」老爺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既然是你替他求情，我老爺今天就饒他一條狗命。」官媒又在堂上替老婆子磕頭，謝過老奶奶。老爺又對老婆子道：「昨天船上的事情，我也知道是蘭仙一個人做的，與你並不相干，我本來今天想放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趕緊下去，具張結上來，好領你媳婦尸首去殮殮。」老婆子巴不得這一聲，老爺開恩放他，立刻下去具結，無非是「媳婦羞忿自盡，並無凌虐情事」等話頭。寫好之後，送上老爺過目。又拿下去，叫老婆子畫了□字。諸事停當，老爺又把船上的一般男人，甚麼老板、伙計，通通提了上去，告訴他們：「現在文大老爺少的東西，查明白了，是蘭仙偷的，藏在床上，是他婆婆親眼為證，看著捕快搜出來的。現在蘭仙已經畏罪自盡，千個罪併成一個罪，等他死的一個人承當了去。餘下少的東西，我去替你們求求文大老爺，請他不必追究，可以開脫你們。」眾人聽了，自然感激不盡。老爺便命仍把一千人還押，等稟過本府大人，請鄰封驗過尸首回來，再行取保釋放。眾人叩謝下去。老爺便立刻上府，將情稟知本府，請派鄰封相驗。他們堂屬本來接洽，自然幫著了事，那裡還有挑剔之理。鄰封相驗，是照例文章，無庸細述。

莊大老爺又趕到船上向文七爺叨情：「失落的東西該價若干，由兄弟送過來。現在做賊的人已經畏罪自盡，免其拖累家屬。」文七爺忙問：「東西是那個偷的？」莊大老爺回說：「是本船上的『招牌主』蘭仙偷的。」文七爺聽了，好生詫異。本來還想盤問，因為莊大老爺是要好朋友，知道他是借此開脫自己的干係，同寅面上不好為難，只得應允，還說：「東西失已失了，做賊的人已經死了，那有叫老哥賠的道理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老同寅面上，怎敢說賠，但是老哥也等著錢用，兄弟是知道的，停會就送過來。」文七爺見他如此，也不好說別的。當時又說了幾句閑話，彼此別過。走到船頭上，莊大老爺又同文七爺咬個耳朵，托他在統領面前善言一聲。文七爺也答應。莊大老爺回去之後，當晚先送了三百銀子給文七爺。次日鄰封驗過尸，尸親具過結，沒有話說，莊大老爺將一千人釋放。這班人倒反感頌縣太爺不置：一條人命大事，輕輕被他瞞過，這便是老州縣的手段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當莊大老爺同文七爺講話之時，都被趙不了聽去。先聽見蘭仙做賊，已吃一驚，後來聽話他畏罪自盡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！想起兩個人要好的情意，止不住扑簌簌掉下淚來。然而還當他果真是賊，卻想不到是自己五□塊洋錢將他害了。當夜一宵沒生合眼。後來打聽到船上人俱已釋放，蘭仙已經掩埋。他常常寫四六信寫慣的，便抽空做了一篇祭文，偷著到岸上空地方望空拜奠了一番。回得船來，又是一夜不睡，替蘭仙做了一篇小傳，還謔了幾首七言四句的詩。自己想著：「將來刻在文稿裡，叫他留名萬載，也算以報知己了。」幸虧這兩天，文七爺公事忙，時時刻刻被統領差遣出去，所以由他一個盡著去幹，也沒人來管他。

單說胡統領自從船靠碼頭，本城文武稟見之後，他聽了周老爺的計策，便一心一意想無中生有，以小化大。次日一早排齊隊伍，先獨自一個坐了綠呢大轎，進城回拜了文武官員。首縣替他在城裡備了一個公館。他心上實在捨不得龍珠，面子上只說：「船上辦事很便，不消老哥費心。」所以預備的那個公館，他竟不到。是日就在府衙門裡吃的中飯。一面吃飯，一面同府裡、營裡說道：「據兄弟看來，土匪一定是聽見大兵來了，所以一齊逃走，大約總在這四面山坳子裡，等到大兵一去，依舊要出來為非作歹。斬草不除根，來春又發芽。兄弟此來，決計不能夠養癰貽患，定要去絕根株。今天晚上，就請貴營把人馬調齊，駐扎城外，兄弟自有辦法。」營官諾諾連聲，不敢違拗。本府意思還想冒功，遂又稟道：「土匪初起的時候，本甚猖獗；後來卑府會同營裡同他們打了兩仗，都已殺敗，四處逃生，現在是一個賊的影子也沒有了。大人可以不必過慮。」胡統領道：「貴府退賊之功，兄弟亦早有所聞。但兄弟總恐怕不能斬盡殺絕，將來一發而不可收拾，不但上憲跟前兄弟無以交代，就連著老哥們也不好看，好像我們敷衍了事，不肯出力似的。」本府聽了此話，面上一紅。一霎吃完飯，胡統領回船。營官回去傳令，不到天黑，早已傳齊三軍人馬，打著旗，拿著號，一班副爺們，一個個騎著馬，挂著刀，賽如迎喜神一般，到了城外，擇到一個空地地方把營扎下。本營參將到船上稟過統領。此時統領真同做了大元帥一樣：自己坐船在當中，兩邊兩只，便是三個隨員，兩位老夫子的坐船。此外還有家人們的船、差官們的船、伙食船、行李船、轎子船。又有縣裡預備的吹手船：一天吃三頓，吹打三次。統領出門回來，還要升炮。到了晚上，一更二更，頂到放天明炮，船上播鼓，親兵掌號，鳴都都，鳴都都，吹的真正好聽。放過炮之後，還要細吹細打一次，都是照例的規矩。吹手船之外，便是統領帶來的兵船，有陸軍，有水師，水師坐的都是炮划子，桅杆上都扯著白鑲邊的紅旗子，寫著某營、某哨。旗子當中寫的便是本船統帶的姓。船頭上，船尾巴上，統統插著五色旗子，也有畫八卦的，也有畫一條龍的，五顏六色，映在水裡，著實耀眼。

胡統領等到吃過晚飯，便同軍師周老爺商量發兵之事。當下周老爺過來，附著胡統領的耳朵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胡統領稱謝不迭，趕緊躺下抽煙，抽了二□多筒，他的癮也過足了，一翻身在炕上爬起，傳令發兵。這個時候差不多已有三更

多天了，岸上的參將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，船上的營頭、哨官，都靜悄悄的候著。胡統領走到中艙一坐，差官們雁翅般的排列著，兩邊明晃晃的點著一對手照，一邊架上插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□二支令箭，還有黃綢做的小旗子。胡統領拔了一支令箭，傳參將上來，叫他帶五百人作為先鋒，一路上逢山開道，遇水疊橋。參將答應一聲「得令」。又傳守備上來，叫他也帶五百人，作為接應。一個千總，一個把總，各帶三百人，作為衛隊。一干人都答應一聲「得令」，拿了令箭站在一旁。

看官須知道：武營裡的規矩，碰著開仗，頂多出個七成隊，有時還只出得個三成隊、四成隊的，從沒有出過□成隊的。今番胡統領明知道地面上一個土匪都沒有，樂是闊他一闊，出個□成隊，叫人家看著熱鬧熱鬧。按下不提。他還不知道從那裡找得一張地理圖，畫得極其工細，燈光之下，瞧了半天瞧不清楚，虧得小眼班遞上老花眼鏡來戴著，歪了頭瞧了半天，按著周老爺的話，打什麼地方進兵，打什麼地方退兵，什麼地方可以安營扎寨，什麼地方可以埋伏，指手畫腳的講了一遍。參將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諾諾連聲，嘴裡都說「遵大人吩咐」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岸上兩個號筒手早已掌起號來，「出隊，出隊」的吹個不了。這些兵勇們打大旗的，抗洋槍的，抗刀叉的，這種刀叉名字叫做「南陽技業」。抗苗子的，裝著白蠟杆，足足有八尺多長。抗馬刀的，馬刀上都捆著紅布。滾藤牌的，穿的老虎衣。一面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單等參將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下來，指明方向，他們就可分頭進發。

（苗子：指長矛。）

這個時候，偏偏有個都司叫作柏銅土的，踉踉跄跄上來回道：「剛才大人所說的進兵的地方，標下的船曾經搖過，廚子去買菜，標下上去去恭，四面兒瞧過一瞧，一點動靜都沒有。」胡統領正在興頭上，突然被他阻住，不覺心中發火，大聲喝道：「我正在這裡指授進兵的方略，膽敢搖唇鼓舌，煽惑軍心！本該將你斬首，姑念用人之際，從寬發落。」一面喝：「拖下去！跟我結實的打！」只見四個親兵，如狼似虎，早把柏都司按下，舉起軍棍，一聲吆喝，那軍棍就從柏都司身上落下來。看看打到二百，胡統領還不叫住手，棍子又來的結實，柏都司實實熬不得了。於是一眾官員，自參將起，至外委止，一齊朝著胡統領跪下求情，艙裡容不下，連著岸上跪的都是人。胡統領還拿腔做勢，申飭了一大頓，方命把柏都司放起，將眾官斥退。

大隊人馬，都已分派齊全。又傳下令來：「五更造飯，天明起馬。」胡統領自己在後押住隊伍，督率前進。所有的隨員，除兩位老夫子及黃同知留守大船外，周、文二位一概隨同前去。吩咐已畢，其時已有四更多天，胡統領又急急的橫在鋪上呼了二□四筒鴉片煙，把癮過足，又傳早點心。這個空檔裡頭，周老爺、文七爺一班人便也回到自己船上，料理一切。

且說本營參將奉了將令，點齊人馬，正待起身，手下有個老將前來稟道：「統領叫大人打前敵，現在土匪一個影子都沒有，到底去幹什麼事呢？」一句話把參將提醒，意思上船請統領的示；見了剛才柏都司捱打的情形，恐怕又碰在統領氣頭上，討個沒趣；因此要去又不敢去。虧得這個老將聰明，便說：「統領跟前不好請示，好在幾位隨員老爺已經下來，大人何不到他們船上問一聲兒？」參將正在沒得主意，一聞此言大喜，立刻叫伴當拿了名片，趕到隨員船上，因與文七爺相熟，指名拜文七爺。文七爺見了名片，就說：「立時就要動身，那裡還有工夫會客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你別管，姑且先叫他進來。你沒工夫，等我陪他。」便命手下「快請」。參將進得艙中，朝著諸位一一打恭。歸坐之後，周老爺劈口問他：「半夜惠顧，有何賜教？」參將湊近一步，將來意陳明：「請教統領大人是何用意？此地實實在在一個土匪沒有，如今帶了大兵前去，到底幹嗎呢？」

周老他聽了這話，笑而不答。參將一定要請教。周老爺道：「此事須問統領方知，兄弟同老哥一樣，大家都是奉令差遣，別事一概不知。」參將急了，細想這事一定要問文七爺。文七爺因為這幾天一直沒有好生睡覺，剛才從統領船上站班回來，意思橫在床上打個盹就起身，不料參將纏不清爽，一定要見他。他身無奈，只得起來相陪。參將便把他拉在一旁，同他細說，問他怎樣辦法可以不叫統領生氣。文七爺的脾氣一向是馬馬虎虎的，一句話便把他問住。周老爺見文七爺回答不出，忽然心生一計，仍舊自己出來同他講，說這件事須問統領的跟班曹二爺才曉得。參將道：「那裡去找他呢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容易。」立刻叫他自已管家：「到大人船上看曹二爺空不空，倘若無事，請他過來一趟。」

一霎曹二爺來了，站在船頭上不肯進來。周老爺趕出去同他咕唧了一回，又轉身進來同參將說，無非說他們這趟跟著統領出門，怎樣吃苦，總想你老哥栽培他們的意思。參將一聽明白，知道這事情非錢不應，立刻答應了一百銀子；還說：「兄弟的缺是著名的苦缺，列位是知道的。這一點點不成個意思，不過請諸位吃杯茶罷。」周老爺又趕到船頭上同曹二爺說，曹二爺嫌少，一定要五百。周老爺艙裡艙外跑了好幾趟，好容易講明白三百銀子；明天回來先付一百兩，下餘的二百，在大人動身之前一齊付清。又恐怕口說無憑，因為文七爺同他相好，周老爺一定要拉文七爺擔保。文七爺見周老爺向參將要錢，心上已經不高興，後來又見他跑出跑進，做出多少鬼串，愈覺瞧他不起。周老爺還不覺得，鄭重其事的把統領的意思無非是虛張聲勢，將來可以開保的緣故，統通告訴了參將。參將到此，方才恍然大悟。立刻起身相辭，捨舟登岸，料理出隊的事情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霎時分撥停當，統領船上傳令起身，便見參將身騎戰馬，督率大隊，按照統領所指的地圖，滔滔而去。等到大隊人馬都已動身，其時太陽已經落地，統領船上傳令伺候。胡統領坐的仍舊是綠呢大轎，轎子跟前一把紅傘，一斬齊□六名親兵，搨著的雪亮的刀叉，左右護衛。再前頭便是在船上替他拎馬桶的那個二爺，戴著五品功牌，拖著藍翎，腰裡插著一枝令箭，騎在馬上，好不威武。再前頭，全是中軍隊伍，只見五顏六色的旗子，迎風招展，挖雲鑲邊的號褂，映日爭輝。虧得周老爺是打大營出身，文七爺是在旗，他二人都還能夠騎馬，不曾再坐繚裡的轎子。

自從動身之後，胡統領一直在轎子裡打瞌睡，並沒有別的事情。漸漸離城已遠，偶然走到一個村莊，他一定總要自己下轎踏勘一回，有無土匪蹤跡。鄉下人眼底子淺，那裡見過這種場面，膽大的藏在屋後頭，等他們走過再出來，膽小的一見這些人馬，早已嚇得東跳西走，□室九空。起先走過幾個村莊，胡統領不見人的蹤影，疑心他們都是土匪，大兵一到，一齊逃走，定要拿火燒他們的房子。這話才傳出去，便有無數兵丁跳到人家屋裡四處搜尋，有些孩子、女人都從床後頭拖了出來。胡統領定要將他們正法。幸虧周老爺明白，連忙勸阻。胡統領吩咐帶在轎子後頭，回城審問口供再辦。正在說話之間，前面莊子裡頭已經起了火了。不到一刻，前面先鋒大隊都得了信，一齊縱容兵丁搜掠搶劫起來，甚至洗滅村莊，奸淫婦女，無所不至。胡統領再要傳令下去阻止他們，已經來不及了。當下統率大隊走到鄉下，東南西北，四鄉八鎮，整整兜了一個大圈子。胡統領因見沒有一個人出來同他抵敵，自以為得了勝仗，奏凱班師。將到城門的時候，傳令軍士們一律擺齊隊伍，鳴金擊鼓，穿城而過。當他轎子離城還有□里路的光景，府、縣俱已得了捷報，一概出城迎接。此時胡統領滿臉精神，自以為曾九帥克復南京也不過同我一樣。見了府、縣各官，他老亦只得下轎，走到接官亭裡，把自己戰功敘述兩句。本府意思請統領大人到本府大堂，擺宴慶功。胡統領意思一定要回到船上，本府拗他不過，只得跟他又兜了一個大圈子，仍送他到城外下船。所有的隊伍統統擺齊在岸灘上，足足擺了好幾里路的遠，統領轎子一到，一齊跪倒在地，吶喊作威。少停升炮作樂，把統領送到船上，下轎進艙。接連著文武大小官員，前來請安稟見。統領送客之後，一面過癮，一面吩咐打電報給撫台：先把土匪猖獗情形，略述數語；後面便報一律肅清，好為將來開保地步。電報發過，他老的煙癮亦已過足，先在岸灘上席棚底下擺設香案，自己當先穿著行裝，率領隨征將弁望闕叩頭謝恩已畢，然後回船受賀。諸事停當，先傳令：「每棚兵丁賞羊一腔、豬一頭、酒兩壇、饅頭一百個。」各兵丁由哨官帶領著在岸上叩頭謝賞。一面船上吩咐擺席，一切早由首縣辦差家人辦理停當。一溜□二只「江山船」，整整擺了□二桌整飯，仍舊是統領坐船居中，隨員及老夫子的船夾在兩旁，餘外全是首縣辦的。其時已有初更時分，船頭上艙裡頭，點的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晝。「江山船」的窗戶是可以挂起來的，□二只船統通可以望見，燈紅酒綠，甚是好看。一聲擺席，一個知府，一個參將，一齊換了吉服進艙，替統領定席。吹手船上吹打細樂。胡統領見各官進來，不免謙讓了一回，口稱：「今日之事，我們仰托著朝廷洪福，得以成此大功，極應該脫略儀注，上下快樂一齊。況且這船又是兄弟的坐船，諸位是客，兄弟是主，只有兄弟敬諸位的酒，那有反勞諸位的道理。」知府道：「今日是替大人慶功，理應大人首座，卑府們陪坐。」胡統領一定不肯。又要諸位寬章，諸位只好遵命。於是又請了兩位老夫子過來。原定五個

人一席，胡統領又叫請周老爺，說一切調度都是他一人之功，一定要他坐首位。周老爺見本府在座，不敢僭越，仍舊坐了第五位。餘下黃、文二位隨員亦在隔壁船上坐定。一霎時□二只船都已坐滿，不必細述。

（寬章：寬衣。）

單說當中一只船上，六個人剛剛坐定，胡統領已急不可耐，頭一個開口就說：「我們今日非往常可比，須大家盡興一樂。」府裡、營裡只答應「是，是」。統領眼睛望好了趙不了，知道他年輕好玩，意思想要他開端，齊巧碰著他一肚皮的心事。他此刻身子雖然陪著東家吃酒，一心想到蘭仙，又想到蘭仙死的冤枉，心上好不淒慘，肚皮裡尋思：「倘若此時蘭仙尚在，如今陪了東家一塊吃酒，是走了明路的，何等快活，何等有趣！偏偏他又死了！」想到這裡，不禁掉下淚來，又怕人看見，只好裝做眼睛被灰迷住了，不住的把手去揉，幸而未被眾人看破。當下胡統領張羅了半天，無人答腔，覺著很沒意思。還虧周老爺聰明，看出苗頭，暗地裡把黃老夫子拉了一把，為他年紀大些，臉皮厚些，人家講不出的話他都講得出，所以要他先開口。他果然會意，正待發言，齊巧龍珠在中艙門口招呼伙計們上菜，黃老夫子便趁勢說道：「龍珠姑娘彈的一手好琵琶，錢塘江裡沒有比得過他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你老夫子是愛聽琵琶的。」黃老夫子道：「好琵琶人人愛聽。今天不比往常，極應該脫略形跡，煩龍珠姑娘多彈兩套，替統領大人多消幾杯酒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今日是與民同樂。兄弟頭一個破例，叫龍珠上來彈兩套給諸位大人、師爺下酒。」龍珠巴不得一聲，趕忙走過來坐下，跟手鳳珠亦跟了進來。胡統領一定要在席人統通叫局。本府、參將各人叫了各人相好。周老爺仍舊叫了小把戲陪弟，黃老夫子不叫局，胡統領倒也不勉強他一定要叫。末了臨到趙不了，胡統領道：「今天是先生放學生，准你開心一次，你叫那個？」趙不了回說：「沒有。」胡統領一定要他叫。他一定不叫。胡統領心上很怪他：「背地裡作樂，當面假撇清，這種不配抬舉的，不該應叫他上台盤。」心上如此想，面色就很不好看。那裡曉得他一腔心事，滿腹牢騷，他正在那裡難過，那裡還有心腸再叫別人呢。當下胡統領便不去睬他，忙著招呼隔壁船上文七爺等統通叫局。此時蘭仙已死，玉仙無事，仍舊做他的生意，文七爺於是仍把他叫了來。趙不了隔著窗戶看見了玉仙，想起他妹妹，他心上更是說不出的難過。一霎時局都叫齊，豁過了拳，龍珠便抱著琵琶，過來請示彈甚麼調頭。本府大人在行，說道：「今天是統領大人得勝回來，應該彈兩套吉利曲子。」眾人齊說一聲「是」。本府便點一套「將軍令」，一套「卸甲封王」。胡統領果然非常之喜。一霎時琵琶彈完，本府、參將一齊離座前來敬酒，齊說：「大人卸甲之後，指日就要高升，這杯喜酒是一定要吃的。」胡統領道：「要喜大家喜，兄弟回來就要把今天出力的人員，稟請中丞結結實實保舉一次，幾位老兄忙了這許多天，都是應該得保的。」本府、參將聽到此言，又一齊離位請安，謝大人的栽培。

這裡只圖說的高興，不提防右首文七爺船上首縣莊大老爺正在那裡吃酒，看見大船上本府、參將一個個離座替統領把盞，莊大老爺也想討好，便約會了在桌的幾個人，正待過船敬統領的酒。一只腳才跨出艙門，忽見衙門裡一個二爺，氣吁吁的，跑的滿頭是汗，跨上跳板，告訴他主人說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」莊大老爺一聽大驚，忙問：「姨太太怎麼樣了？」那二爺道：「不是姨太太的事。西北鄉裡來了多多少少的男人、女人，有的頭已打破，渾身是血，還有女人扛了上來，要求老爺伸冤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甚麼事情，難道又被土匪打劫了不成？」二爺道：「並不是土匪，是統領大人帶下來的兵勇，也不知那一位老爺帶的，把人家的人也殺了，東西也搶了，女人也強姦了，房子也燒完了，所以他們趕來告狀。」莊大老爺一聽這話，很覺為難。剛巧這兩天姨太太已經達月，所以一見二爺趕來，還當是姨太太養孩子出了甚麼岔子，後來聽說不是，才把一條心放下。但是鄉下來了這許多人，怎麼發付？統領正在高興頭上，也不便去回。到底他是老州縣，見多識廣，早有成竹在胸，便問二爺道：「究竟來了多少人？」二爺道：「看上去好像有四五□個。」莊大老爺道：「你先回去傳我的話：他們的冤枉我統通知道，等我回過統領大人，一定替他們伸冤，叫他們不要羅。」

二爺去後，莊大老爺才同文七爺等跨到統領船上，挨排敬酒。胡統領還說了许多灌米湯的話。莊大老爺答應著，又謝過統領，仍回到隔壁船上，卻把二爺來說的話，一句未向統領說起。等到席散，在席的官員一個個過來謝酒，千、把、外委們一齊站在船頭上擺齊了請安，兩位老夫子只作了一個揖。胡統領送罷各官，轉回艙內，便見貼身曹二爺走上來，把鄉下人來城告狀的話說了一遍。胡統領道：「怕他什麼！如果事情要緊，首縣又不是木頭，為什麼剛才台面上一聲不言語？要你們大驚小怪！」曹二爺碰了釘子，不敢作聲，趨趨著退了出去。此時周老爺已回本船，胡統領又叫人把他請了過來，告訴他剛才曹二爺的話。周老爺心中明白，聽了著實擔心，不敢言語。

胡統領又要同他商量開保案的事，誰是「尋常」，誰是「異常」，誰該「隨折」，誰歸「大案」，斟酌定了，好稟給中丞知道。當下周老爺自然謙讓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個恩出自上，卑職何敢參預。」胡統領道：「你老哥自然是異常，一定要求中丞隨折奏保存，這是不用說的了，其餘的呢？」周老爺見統領如此器重，趕忙謝栽培之恩，不便過於推辭，肚皮裡略為想了一想，便保舉了本府、參將、首縣、黃丞、文令、趙管帶、魯幫帶，統通是異常勞績。胡統領看了別人的名字還可，獨獨提到文七爺，他心上總還有點不舒服，便說：「自己帶來的人一概是異常，未免有招物議。我想文令年紀還輕，不大老練，等他得個尋常罷。本地文武沒有出甚麼大力，何必也要異常？」周老爺同文七爺交情本來不甚厚，聽了統領的話，只答應了一聲「是」。後來見統領又要把當地文武抹去，他便獻策道：「大人明鑒：這件事情是瞞不過他們的。他們倒比不得文令可以隨隨便便，總求大人格外賞他們個體面，堵堵他們的嘴。這是卑職顧全大局的意思。」胡統領一聽這話不錯，便說：「老哥所見極是，兄弟照辦。有這幾個隨折的，也盡夠了。隨折不比別的，似乎不宜過多。倘若我們開上去被中丞駁了下來，倒弄得沒有意思，所以要斟酌盡善。」周老爺連忙答應幾聲「是」。又接著說道：「別人呢，卑職也不敢濫保，但是同來的兩位老夫子，辛苦了一趟，齊巧碰著這個機會，也好趁便等他們弄個功名。這裡頭應該怎樣，但憑大人作主，卑職也不敢妄言。此外還有大人跟前幾個得力的管家，卑職問過他們，功牌、獎札，也統通得過的了。此番或者外委、千、把，求大人賞他們一個功名，也不枉大人提拔他們一番的盛意。」胡統領道：「老夫子呢，再談。至於我這些當差的，就是有保舉，也只好隨著大案一塊兒出去。兄弟現在要緊過癮，就請老哥今天住在兄弟這邊船上，替兄弟把應保的人員，照剛才的話，先起一個稿，等明天我們再斟酌。」說完之後，龍珠便上前替統領燒煙。

周老爺退到中艙，取出筆硯，獨自坐在燈下擬稿。一頭寫，一頭肚裡尋思，自己還有一個兄弟，一個內弟，兄弟已經捐有縣丞底子，內弟連底子都沒有，意思想趁這個擋口弄個保舉，諒來統領一定答應的。只要他答應，雖說內弟沒有功名，就是連忙去上兌，倒填年月，填張實收出來，也還容易。正在尋思，龍珠因見統領在煙鋪上睡著了，便輕輕的走到中艙，看見周老爺正在那裡寫字呢，龍珠趁便倒了碗茶給他。周老爺一見龍珠，曉得他是統領心上人，連忙站起來說了聲：「勞動姑娘，怎麼當得起呢！」龍珠付之一笑，便問周老爺還不睡覺，在這裡寫甚麼。周老爺便趁勢自己擺闊，說道：「我寫的是各位大人、老爺的功名，他們的功名都要在我手裡經過。」龍珠便問：「為什麼要在你手裡經過？」周老爺道：「今天統領到這裡打土匪，他們這些官跟著一塊出征打仗，現在土匪都殺完了，所以一齊要保舉他們一下子。」龍珠道：「什麼叫土匪？」周老爺道：「同從前『長毛』一樣。」龍珠道：「我們在路上不是聽見船上人說，並沒有甚麼『長毛』嗎？」周老爺道：「怎麼沒有，一齊藏在山洞子裡，如果不去滅了他們，將來我們走後，一定就要出來殺人放火的。」龍珠聽了，信以為真。又問道：「府大人、縣裡老爺不統通都是官嗎？還要升到去？」周老爺道：「縣裡升府裡，府裡升道台，升了道台就同統領一樣。」龍珠道：「剛才我聽見你同大人說甚麼曹二爺也要做官。他做甚麼官？」周老爺道：「這些人也沒有甚麼大官給他們做，不過一家給他們一個副爺罷了。」龍珠道：「你不要看輕副爺，小雖小，到底是皇上家的官，勢力是大的。我們在江頭的時候，有天晚上，候潮門外的盧副爺上船來擺酒，一個錢不開鎖還罷了，又說是嫌菜不好，一定要拿片子拿我爸爸往城裡送。後來我們一船的人都跪著向他磕頭求情，又叫我妹妹鳳珠陪了他兩天，才算消了氣：真正是做官的利害！」

周老爺道：「統領大人常常說鳳珠還是個清的，照你的話，不是也有點靠不住嗎？」龍珠道：「我們吃了這碗飯，老實說，那有什麼清的！我□五歲上跟著我娘到過上海一趟，人家都叫我清信人。我肚裡好笑。我想我們的清信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。」周老爺聽了詫異道：「怎麼說我們做官的同你們清信人一樣？你也太糟蹋我們做官的了！」龍珠道：「周老爺不要動氣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你聽我說：只因去年八月裡，江山縣錢大老爺在江頭雇了我們的船，同了太太去上任。聽說這錢大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□幾年，窮的了不得，連甚麼都當了，好容易才熬到去上任。他一共一個太太，兩個少爺，倒有九個小姐。大少爺已經三□多歲，還沒有娶媳婦。從杭州動身的時候，一家門的行李不上五擔，箱子都很輕的。到了今年八月裡，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。等到上船那一天，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了五□幾只，別的還不算。上任的時候，太太戴的是鍍金簪子，等到走，連奶小少爺的奶媽，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，錢大老爺走的那一天，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，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，不要錢，所以人家才肯送他這些東西，我肚皮裡好笑：老爺不要錢，這些箱子是那裡來的呢？來是甚麼樣子，走是甚麼樣子，能夠瞞得過我嗎？做官的人得了錢，自己還要說是清官，同我們吃了這碗飯，一定要說清信人，豈不是一樣的嗎？周老爺，我是拿錢大老爺做個比方，不是說的你，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動氣！」周老爺聽了他的話，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倒反朝著他笑。歇了半天，才說得一句：「你比方的不錯。」龍珠又問道：「周老爺，這些人的功名都要在你手裡經過，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。我想我吃了這碗飯，也不曾有甚麼好處到我的爸爸。我想求求你老人家替我爸爸寫個名字在裡頭，只想同曹二爺一樣也就好了。將來我爸爸做了副爺，到了江頭，城門上的盧副爺再到我們船上，我也不怕他了。」周老爺聽了此言，不覺好笑，一回又皺皺眉頭。龍珠又釘著問他：「到底行不行？」一定要周老爺答應。周老爺拿嘴朝著耳艙裡努，意思叫他同統領去說。龍珠尚未答話，只聽得耳艙裡胡統領一連咳嗽了幾聲，龍珠立刻趕著進去。欲麼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